

我的探险生涯

[瑞典] 斯文·赫定 著
孙仲宽 译
杨 镰 整理

新疆人民出版社

目录

斯文·赫定及其《我的探险生涯》(代序)	杨镰 (1)
自序	(1)
第一章 怎样的起始	(1)
第二章 越过厄耳布尔士山脉到德黑兰	(8)
第三章 骑马过波斯	(13)
第四章 从美索布达米亚到巴格达	(19)
第五章 波斯西部的冒险骑行	(25)
第六章 君士坦丁堡	(33)
第七章 往见波斯王的一位大使	(38)
第八章 一片坟地	(44)
第九章 到德马温得山顶	(48)
第十章 经过霍腊散——太阳的地	(54)
第十一章 马什哈德——殉道者的城	(60)
第十二章 布哈拉和撒马尔罕	(62)

第十三章	到亚洲内地	(70)
第十四章	和布哈拉巡抚同处	(76)
第十五章	车行两千里——“世界屋脊”上的冬季旅行	(82)
第十六章	吉尔吉斯人	(92)
第十七章	我和“雪山之祖”的奋斗	(99)
第十八章	我走近沙漠.....	(107)
第十九章	沙海.....	(114)
第二十章	旅行队惨遭不幸.....	(121)
第二十一章	末日.....	(130)
第二十二章	荒野人迹.....	(137)
第二十三章	帕米尔高原.....	(146)
第二十四章	沙漠中的古城.....	(151)
第二十五章	野骆驼的极乐园.....	(158)
第二十六章	返回一千二百里.....	(164)
第二十七章	一段侦探小说.....	(170)

第二十八章	我第一次到西藏.....	(177)
第二十九章	野驴与野牦牛.....	(184)
第三十章	强盗的区域.....	(191)
第三十一章	到北京去.....	(198)
第三十二章	回到沙漠中.....	(206)
第三十三章	亚洲内地最大的河.....	(214)
第三十四章	和冰块奋斗.....	(222)
第三十五章	大沙漠中危险的旅行.....	(228)
第三十六章	罗布里的古城.....	(237)
第三十七章	塔里木支河上的最后几个星期.....	(246)
第三十八章	西藏东部的探险.....	(253)
第三十九章	死里逃生.....	(262)
第四十章	戈壁沙漠.....	(270)
第四十一章	沙漠中的楼兰城.....	(276)
第四十二章	回到西藏高原.....	(282)

第四十三章	假装一个香客到拉萨去.....	(292)
第四十四章	西藏人的一个囚犯.....	(300)
第四十五章	被军队挡住.....	(307)
第四十六章	西藏—印度—西藏.....	(315)
第四十七章	和四国政府争抗.....	(321)
第四十八章	风涛中航行.....	(330)
第四十九章	冒死穿过北西藏.....	(339)
第五十章	过大白地——“未经考察”的地方.....	(349)
第五十一章	圣河中的香客.....	(358)
第五十二章	和班禅喇嘛在一起过年.....	(362)
第五十三章	札什伦布和日喀则.....	(369)
第五十四章	奇怪的庙宇——黑屋里的僧徒.....	(376)
第五十五章	新的冈底斯山山路——穆罕默德·爱撒的 最后一次旅行.....	(383)
第五十六章	雅鲁藏布江源流的发现.....	(389)

第五十七章	圣湖马纳萨罗发.....	(394)
第五十八章	魔湖刺卡斯塔尔.....	(400)
第五十九章	从圣山到印度河的发源地.....	(404)
第六十章	在西藏北部凄凉的冬天.....	(412)
第六十一章	我变成一个牧人.....	(420)
第六十二章	西藏人的俘虏.....	(428)
第六十三章	未知地的新旅行.....	(439)
第六十四章	到印度去.....	(447)
第六十五章	结论.....	(453)

斯文·赫定及其《我的探险生涯》

(代序)

杨 镰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是西域探险史的知名人物，也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作家。正是靠有关西域探险的著作，使斯文·赫定“走出了”西域探险史，广为人们所知。他所写的有关中国西部的书，有通俗的探险考察记，也有相当艰深的学术专著。前者曾以二十余种文字出版发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就中国读书界而言，其中最有名的是《我的探险生涯》（即《亚洲腹地旅行记》）。

—

1865年，斯文·赫定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父亲是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终生都对他的探险事业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

19世纪后半期，正处在所谓“世界地理大发现”的热潮中，而法国多产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尤其是《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三部曲）、美国记者斯坦利的《黑非洲探险日记》，风靡一时。受时代风习的影响，赫定自幼就酷爱阅读有关探险的书籍，尤其是喜好探险家的传记。

1880年4月24日，斯德哥尔摩倾城出动，欢迎打通了北冰洋东北航线的瑞典极地考察船“菲加”号返港。就在这天，欢迎人群

中的十五岁少年斯文·赫定为自己选择了充满冒险、发现和荣誉的生活道路。那时他酷爱画画,在他为《海底两万里》作的插图和试画的北极、南极探险考察连环画中,寄托了自己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和渴望。1990年,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民族博物馆,我有幸亲眼看到了赫定画的一册《北极探险史》,那是一部图文并茂的连环画,作画的时间是1881年,当时他年仅十六岁。他最初着意的是北极,是无边的冰雪,平坦的苔原,爱斯基摩人和驯鹿;要战胜的是半年“黑夜”、半年“白天”的苦寂,败血病,浮冰……虽说都是探险,但这和后来他终生面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羌塘无人区、阿里的风雪酷寒,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1885年夏天,一个偶然的会使刚刚高中毕业的赫定向中亚探险之路踏出了第一步。那时瑞典工业巨子诺贝尔(即设立“诺贝尔奖金”的诺贝尔)在俄国开发中亚大油田——巴库。而远在异乡的瑞典油田总工程师要找一个家庭教师,为随自己在巴库生活的儿子补习功课。赫定应邀前往,时间是半年。就这样,先是俄领中亚,波斯(即今伊朗),他一步步走向“亚洲的腹地”。1890年12月,他随一支驮队由俄国的东部小城奥希进入中国西部的重镇喀什噶尔。那时他只是把喀什噶尔当作自己此行的极西折返点,在1891年1月就整装东返了。在当时他绝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会与中国、中国西部的新疆和西藏、塔里木和喀什噶尔如此密切地结合到一起。

1893年10月16日,在瑞典国王和诺贝尔的资助下,斯文·赫定再次来中亚进行探险考察。重点是塔里木地区。其全程为10498公里,历时近三年七个月。这是他再次(第二次)来到中国西部。他首先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工作一年多的时间,曾数次试图登上“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但并未成功,好在他并不是一个职业的登山家。他给帕米尔的柯尔克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1989年10月,我们到苏巴什村和喀拉库勒湖采访

时,当地的柯尔克孜老人还能津津有味地谈起他的轶事,还记得那个一心想征服慕士塔格的欧洲青年。此后,他把目标转向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几乎遇难于和阗河以北的沙漠,发现塔克拉玛干故城——丹丹乌里克和喀拉墩,到通古斯巴孜特探访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自南向北首次横穿塔克拉玛干,抵达罗布泊并就其位置形成全新的观点,被“宋代楼兰王”昆其康伯克待为座上客,这些都成为西域探险史的重要内容。此后他写出了《穿越亚洲》等著作,并从此成为知名人士,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

1899~1902年,斯文·赫定又来中亚进行了第三次探险考察。这次无论从经验、目标和经费等方面,准备都更充分。对罗布泊做认真的勘测是其最具科学性的成果。而塔里木河上的“处女航”为艰难困苦的探险增添了迷人的情趣。发现楼兰故城是其一生最大的收获之一,这其实也是整个西域探险考察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最激动人心的悬念,就是他想从西北部进入神秘的雪域净土——西藏中心地带——的努力是否能成功。一次次的失败,可以说让他碰得头破血流,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新的探险的冲动。为记述此行,他出版了游记《中亚和西藏》,还出版了八卷巨著《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

赫定的下一次中亚探险是以西藏为主要目标而结构的。1906~1908年间,他历尽千辛万苦,以若干次碰壁作为铺垫,使他得以游历了西藏的西南部,在冈底斯山脉,他所做的探险考察和测量,至今仍然是无可替代的。一篇评论中提到,以写西藏著名的作家马原,就从赫定的西藏探险活动获得了许多灵感,而诗人马丽华的《西藏人文游记》,也曾一再引称赫定的见闻。虽然他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却也如俄国人普尔热瓦斯基一样,未能抵达目的地拉萨,但却因祸得福,在几年间将羌塘无人区和阿里的万水千山走遍,不但写出了《埃佛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冈底斯山脉》、《穿越喜马拉雅》等通俗游记,还完成了十二卷本的巨著《1906~1908

年西藏南部科学考察报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一个时期内,斯文·赫定因其亲德的立场,受到了舆论的抨击和社交界的冷遇。但他毕竟是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人物。1924年夏天,赫定从自己的环球旅行中归来。在美国时,出版商向他约稿,希望他写一部通俗的自传,这种稿约以前也多次遇到过,但他从未把它列入议事日程。也许是恰逢他正在反思一生之时,也许是他需要靠回顾来鼓起自己面对低谷的勇气,也许是他正在寻找新的突破口以便重新踏上征途,不管到底为了什么,这次他又在书斋里坐了下来,为自己写一部生平回忆——自传。这部名为《我的探险生涯》(又译为《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①)的书很快就面世了,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先是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之后立即就出瑞典文、德文版……几年间,竟风行草偃,一口气被译成了十几种文字,成为赫定著作当中最脍炙人口,译文文种最多的一部。

随着《我的探险生涯》的问世并获得普遍好评,赫定也重整旗鼓,又一次回到了久违的亚洲的大地。1926年,赫定下榻于北平(即今北京)六国饭店(即今北京饭店贵宾楼)。经过艰难的谈判和准备,1927年5月9日,赫定从北平的西车站乘火车出发了。这次他和中国学者徐炳昶教授共同率领一支多学科的现代化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走向西北的大漠和草原。斯文·赫定当然不是第一个西域探险家,但他是近代把西域探险引入国际社会的第一人,是首开西域探险的“古典时代”的先行者。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历史的转型期,率先使本是“单枪匹马”的古典探险活动迈进了一大步,进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范畴。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活动陆续进行了八年(为论述方便,我

^① 虽然《亚洲腹地旅行记》这个名字更有名,但在本文当中,一般使用《我的探险生涯》来称之。

一般把此后 1933~1935 年的中国西北公路勘测活动也归入其中)。而在 1927~1935 年这八年间,斯文·赫定始终是这一大规模的现代科学考察的领导和灵魂。在七十岁的高龄时,赫定才最终离开了中亚神奇的大地。早在考察队踏上西北大地不久,赫定的新著《回到亚洲》、《戈壁沙漠横渡记》(中译本名为《远征记》)等就陆续问世。而三卷本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原名《中亚探险史》)是其全景式报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定又重蹈覆辙,以亲德的政治态度^①受到舆论的抨击。战后,他已年届八十。1952 年赫定去世于斯德哥尔摩的寓所。他一生最后一封寄到中国大陆的信,是 1950 年写给友人黄汲清的,信中他对中国的新生表示钦慕,并要求黄汲清帮助自己打听曾于西部同甘共苦的中国科学家陈宗器的下落。

斯文·赫定是一个盖棺而未能论定的人物,但是他的名字是与中国,与西域探险密不可分的。只要是论及上述内容,就不可能对他避而不提。他在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的时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不但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见,还留下了等身的著作。可以说,这些书当中,《我的探险生涯》是一部广为人知的名著。从出版到今天,已有七十多年,仍然拥有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甚至进而可以说,中国的知识界知道斯文·赫定其人,主要就是凭藉的这本《我的探险生涯》。

二

《我的探险生涯》是斯文·赫定的一部自传。

自其出名后,出版过若干种赫定的传记。他的妹妹阿尔玛的

^① 赫定的政治倾向不在本文涉及的范围之内,但这的确使他生前身后受到了许多的责难。

《我的哥哥斯文·赫定》是其中颇有名的一种，文笔清新可诵，但它侧重于亲情和家庭琐事。对一个探险家来说，当然是不够的。乔治·凯希的《通向亚洲的心脏——斯文·赫定生平》是较新的一种（初版于1984年），也许是有了一段时间距离，该书对赫定一生的功过得失，能做冷静、客观的分析，但作为一个赫定这样经历的人的传记，本书却略显单薄。1992年，中国学者邢玉林、林世田的《探险家斯文·赫定》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赫定传记。在此之前，如杨建新、马曼丽的《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金涛的《外国旅行家的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等书都为赫定辟出了一定的篇幅，但到邢、林之书的问世，才填补了这一空白。

就我见过的而言，除阿尔玛书《斯文·赫定的传记》无一不受到《我的探险生涯》的影响，从结构到内容，都未离其轨范，也就是说，至今为止，《我的探险生涯》仍然是认识赫定，认识西域探险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而且，随着21世纪的到来，随着中国西部日益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丝绸之路热”持续升温，随着中外学术界向中国西部的倾斜，它的作用和意义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对百年来的西域探险史的关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阅读倾向，有人说，“怀旧”是现代人的“情结”，那么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如饥似渴地阅读一些有特殊价值的旧著，就可以看成是对自己生活道路的选择的检验和印证。

《我的探险生涯》的内容涵盖了赫定自幼到20年代的前半生，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新疆、西藏就是全书的主要背景。一般来说，赫定的著作有以下的特点：头绪清楚，文笔生动、准确、洗练。而《我的探险生涯》则是其典型的体现。这也是它问世后盛行不衰的原因之一。就全书而言，至少有这样两个段落是我百读不厌的，使我难以释怀。一个是自第十八章到第二十一章，描写他在和阗河北的沙漠死界的“死亡之旅”和遇救；另一个是第五十四章“神奇的

庙宇——黑屋里的僧徒” ,刻画了自我封闭在石室里苦修 ,以求灵魂解脱的喇嘛 (其中一个竟在暗无天日的石窟苦思冥想了一个花甲) 。通过前者 ,可以告诉读者 ,什么叫探险 ,探险家是怎样一种人 ,而后者所展示的精神的力量和对内心的痛苦的自赎 ,使读者放弃了旁观的地位 ,不由自主地走进了那个与世隔绝的密闭石窟——没有人生的一切乐趣和生意的炼狱……

当然 ,不管怎么说 ,《我的探险生涯》毕竟是写于七十多年前的旧著 ,它所带有的偏倾、缺失也是随处可见的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既不必讳言 ,也不能脱离作者所处的时代去看待它。不管它有怎样的影响 ,它只是一部反映过去的年代里在中国西部从事探险活动的书 ,这就限定了它的认识价值和成败得失 ,都只是在上述的范围里才有讨论的前提。

《我的探险生涯》出版不久 ,就传到中国学界 ,很快就有了翻译出版中文的想法。1932年 ,李述礼翻译的中文本由开明书店出版了 ,题为《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中国学者徐炳昶不但欣然为其作序 ,还曾称这本书为“科学的《西游记》” ,“最好的少年读物”(李述礼“译后记”)。1933年 ,中国学者孙仲宽的译本又由“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印行 ,名为《我的探险生涯》。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李述礼的译本在1949年之前曾一再重版 ,1949年后 ,台湾地区又延用旧译重印了若干次 ,前后累计重印达十余次。1980年上海书店又据开明书店的原本影印出版 ,有人估计 ,它的总印数已有一二十万册。孙仲宽译本出版在后 ,但因是理事会自印的 ,而抗日战争后理事会的活动已趋于停顿 ,所以流传不广 ,不大为人所知。可以说 ,《我的探险生涯》是在中国发行量较大的译著之一。然而 ,从今天的角度看 ,尽管已有了两个译本 ,但仍有重版 ,甚至重译《我的探险生涯》的必要。那是因为 ,今天它仍有读者 ,尤其是广大的青年读者。

在重新组织力量出版新译本尚有一定困难的情况下 ,为满足

读书界所需,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先将旧译整理出版。这一想法得到了斯文·赫定著作权所有者——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的理解和支持,提供了该书的版权,并希望我来作一点校订、整理的工作,以利于青年读者阅读。作为过渡,这不失为一种应急的方案。

三

由于李述礼的译本已重印过多次,所以我们这次的整理就以孙仲宽的译本为底本,李述礼虽未说明所据的原文为何种版本,但从他的“译后记”可知,那是一种德文本,孙仲宽同样未说明所据,但据我推测,应是一种英文本。就中国翻译界的具体情况而言,英译的总体水平较高。更重要的是,孙译是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著名科学家丁道衡^①校订,而且出版在李译本之后。从文字本身看,孙译或更通顺一些。

我们知道,人名、地名的差异,是今天的读者阅读、利用30年代译著的一个“关卡”。就《我的探险生涯》来说,这一点更为明显。所以我们所作的整理,主要是就人名、地名略作统一工作。除一些重要的地名,如“斯突柯木”(今称斯德哥尔摩)、“施嘎资”(今称日喀则)等等一律改成今天通用的译名之外,一些地方虽小,但在西域探险史上较重要的地名,如“亚南巴鲁科尔”(今称安南坝),也按今天的地图地名资料重做调整。人名如“贴木耳”、“铁木尔”、“成吉斯汉”等,如不作一点归纳,也势必会增加读者的阅读难度。就孙译本而言,译名本身的不规范是另一个问题。比方第比利斯,书中曾译作“地勿列期”、“提勿利司”、“提弗利司”,一页当中就将同一地方译成几个不同的名称,不作统一的工作,仍于读者不便,就

^① 应该附带提一句,如今包头钢铁公司白云鄂博铁矿是1927年7月5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丁道衡发现的。

尽量作了归并。上述情况一律加注了孙译的原文,以便读者查阅。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对人名、地名的校订工作只能择要进行,有许多具体的地名就本无定译,自然也就谈不上“统一”或“归纳”;也有属于古今、中外称谓本不一致的,这些都不属于整理的范围。当然也不排除有应该改正的,由于我们的水平,却未能注意到。

对一些专有名词,也略作了校订,如高山动物盘羊(马可·波罗羊)两种中文译本都译错了,便给予改正,并加注作了说明,又如把原译文的“犁牛”一律改为“牦牛”,将后半部的“卢布”全改作“卢比”等等。这里应该提醒读者的是,书中的“杨树”、“柳树”大多数是指胡杨(或灰杨)和红柳(即怪柳),由于一时不易判断出,并找到译者所据的原版本,而且工作量过大,称为杨树或柳树也非大错,就没有一一甄别。

此外,一些明显的排印错误和误译的地方,也略作了一点校订。这种情况,大多在译注中作了说明。我们总的原则,是在忠于原作的前提下,尽量便利今天的广大读者。

在整理过程中,曾参考过李述礼的译本,但两种译本所注的地名、人名的原文有相当大的出入。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硬作统一。

凡属孙仲宽译本原有的注释(数量不多),我们一律加了“原注”或“原译注”,其他的注释则是这次整理时所加。有些原有的注释,一时判断不出到底是原作者斯文·赫定所作,还是外文版的编者所作,抑或是译者孙仲宽所作,只得暂以“原注”称之。

从现代翻译史的角度看,李述礼和孙仲宽都可以称为大翻译家——否则他们也译不成《我的探险生涯》。所以存在一定问题,那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时代的差异所致,也因为这本书的确不是那么容易译成中文的,而且不管它们有什么缺点,今后的新译本只能在它们的基础上产生。

上海书店的影印本出版后,立即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但遗憾

的是二三十年代的旧译的确在许多方面与今天的情况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时间和水平、学问等方面的限制,我们的整理工作肯定很不理想,我们当然知道,即便再认真的整理,也无法替代重译。但经过了这次的整理重版,我们实际上已经向重译迈出了第一步。

1997年6月于北京

自序

前些日子,刘复教授^①告诉我,这本书《我的探险生涯》已经译成中文,再有一个月即可出版,我实在觉得非常欣慰,因为我希望这本书的内容可使中国学子——对于他们本国内部的探险同科学考察工作有兴趣的——有少许的益处。

如书中所述,我在1885年开始我在这块大陆的各地漫游。自从我第一次旅行出发至今几乎经过半个世纪,当时我只有二十岁,现在已是六十八岁了。而我对于亚洲戈壁及山岭的留恋绝未减低。正相反,我觉得对于它们的留恋仍如四十八年前一样,那时我把早年旅行的岁月都消耗在亚洲西部各国里面。

1890年,我最初走进中国国境,从此在中国停留下来,很少例外的时候。

从1896年我引导我的注意力到新疆地方,十分幸运的在那里发现两个古代佛教城市的废墟^②,并在1900年发现一个一千六百年前的中国故城名叫楼兰。1901年我又重到那里,在一间房子中找到一百五十一块有中国文字的木简及纸片,这些发现引起各专家在亚洲这些部分考古学上作一个比较彻底的发掘。

另一个极其引人入胜的问题是楼兰湖^③迁移的历史,这个问

① 刘复(1891~1934),字半农。中国现代作家、学者。二三十年代任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的负责人。

② 指丹丹乌里克及喀拉墩。

③ 即罗布泊。